

童年期忽视对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的影响： 自尊的纵向中介作用*

王曼璐^{1,2} 王智^{1,2} 邵景进^{1,2}

(1. 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重庆 400715; 2.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400715)

摘要:通过对609名青少年中期学生历时一年的三次追踪测量,考察了青少年中期自尊和关系侵害的变化趋势,并检验了自尊在童年期忽视和关系侵害之间的纵向中介作用。结果发现:青少年中期的自尊和关系侵害均呈线性增长趋势;自尊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分别显著负向预测关系侵害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童年期忽视对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的作用机制表现为:一方面,童年期忽视直接影响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的初始水平;另一方面,童年期忽视通过自尊的初始水平影响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的初始水平。本研究揭示了自尊在童年期忽视和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之间的特征和动态作用机制,丰富和拓展了关系侵害相关的研究。

关键词:童年期忽视;关系侵害;自尊;青少年中期

分类号:B844

1 引言

同伴侵害通常包括身体侵害(physical victimization)与关系侵害(relational victimization)两种较为普遍的形式(Crick et al., 1999)。其中,关系侵害是指个体在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方面遭受来自同伴的蓄意伤害和攻击(Crick & Bigbee, 1998)。与身体侵害相比,关系侵害是一种无形且隐蔽的同伴侵害行为,其对受害者造成的创伤会更加严重(Li et al., 2023; Wu et al., 2015; 廖友国等, 2022)。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9%的15岁青少年报告经历过关系侵害(Craig et al., 2009);而国内的研究表明,75%的儿童青少年至少经历过一次关系侵害,其中有3%频繁经历关系侵害(张文新等, 2009),由此可见,关系侵害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有较高的发生率。青春期一般可分为早(10~13岁)、中(14~16)、晚(17~19岁)三期(Deb et al., 2015; 陶芳标, 2014)。青少年中期(14~16)是青少年自我认知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Jin & Wang, 2019; 李永占, 2018),对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由于受到社会规范等多方面的制约,其总体发生同伴侵害的水平呈下降趋势(Bradshaw et al., 2007; Hong et al.,

2012),但是随着个体自主性的增加以及认知、情感和社交能力的发展,他们参与到更加复杂的同伴互动中,因而经历关系侵害可能呈现上升趋势,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同伴侵害亚类型(Casper & Card, 2017; Galen & Underwood, 1997)。而遭受关系侵害会对个体身心健康产生严重而持久的不利影响(Casper & Card, 2017; Gamache et al., 2023; 雷玉菊等, 2019),因此,聚焦于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的研究显得非常迫切。

童年期忽视是指照顾者在有限资源范围内,未能在健康、营养、安全以及情感等方面给儿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保障(Stoltenborgh et al., 2015)。童年期忽视是国际上公认的儿童伤害四大类型(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和忽视)中发生率最高、波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类伤害,约占总发生率的50%(焦富勇, 2004)。每1000个儿童当中,就有347个儿童经历过身体或情感上的忽视(Stoltenborgh et al., 2015; WHO, 1999)。童年期忽视会对个体身心健康产生长远的不利影响,例如预测个体之后更消极的自我认知、更高的内外化问题行为等(Afifi et al., 2020; Ju & Lee, 2010; Li et al., 2023; 龚钰涵等, 2024)。此外,诸多研究表明童年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父母暴力暴露对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的纵向影响机制及干预研究”(22YJA190011);西南大学2024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项目“虐待经历与青少年早期抑郁的纵向关系研究”(SWU2409102)。

通讯作者:王智, E-mail: wangzhih@swu.edu.cn

期忽视是预测青少年经历各类同伴侵害的风险性因素(Afifi et al., 2020; Kim & Kim, 2019; Martín - Babarro et al., 2021),但是,当前较少有研究探讨童年期忽视如何预测关系侵害的变化趋势,因此,两者的动态关系仍需进一步明确。而在两者的动态关系中,自尊的发展可能存在中介作用。自尊的发展与个体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有关,家庭是个体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最直接、最重要的环境(Novilla et al., 2006),家庭中的父母忽视会影响个体的自尊水平(陈晨,陈光华,2016),而自尊水平又可以直接预测青少年关系侵害的发生(Cava et al., 2010)。由此可以推测自尊在童年期忽视和经历关系侵害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基于纵向数据,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探讨童年期忽视与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之间的潜在发展机制,并揭示自尊在两者之间的纵向中介作用,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提供启示。

1.1 关系侵害的发展趋势

以往大部分研究把同伴侵害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发现青少年阶段是同伴侵害的高峰期,同伴侵害在青少年早期达到顶峰,随后呈现下降趋势(Bradshaw et al., 2007; Hong et al., 2012)。但部分聚焦于同伴侵害亚类型的研究发现,进入青春期后,青少年的身体侵害呈下降趋势,关系侵害呈上升趋势(Casper & Card, 2017; Xie et al., 2002)。关系侵害属于同伴侵害的一个重要维度(Mynard & Joseph, 2000),因此,青少年中期关系侵害的发展趋势是上升还是下降需要进一步验证。基于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现状推测,青少年中期的高中生面临严苛的班级管理,为了遵守学校的行为规范,他们的外显攻击行为受到一定限制,但是当其受到外在线索的刺激时,其实施侵害行为的动机并没有消失,于是转变为隐匿的、不易为人察觉且不用受到惩罚的关系侵害(Casper & Card, 2017; Galen & Underwood, 1997)。基于此,本研究假设青少年中期关系侵害的发展呈上升趋势。

1.2 自尊的发展趋势

关于青少年自尊的发展,不同学者得出了不同结论。国内外多项研究均发现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Birkeland et al., 2012; 黄希庭等,2003;潘颖秋,2015);而少数研究则显示,15岁和17~18岁是青少年自尊发展的两个低谷期(张林,2004),另有一项基于档案法的研究发现9岁至18岁期间,男女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呈现

稳定的下降趋势(Robin & Trzesniewski, 2005)。鉴于以上研究结果存在矛盾,本文将结合潜变量增长的方法探究青少年中期自尊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

1.3 童年期忽视对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的影响

童年期忽视作为一种负性的早期人际经历,是青少年经历各类型同伴侵害的有力预测因素(Martín - Babarro et al., 2021)。社会系统理论的溢出效应(Cox & Paley, 2003; Erel & Burman, 1995)认为,一个社会系统中的情感和行为将会传递到另一个社会系统中。这意味着家庭系统中的情感和行为会传递到同伴系统中。基于该效应可以推测,童年期忽视这种负性的亲子关系将会影响到同伴,引发同伴的排斥,使个体更容易遭受同伴的关系侵害,Kaufman等人(2020)的理论研究也证实了不良亲子关系与经历同伴侵害之间的溢出效应。同时,依据暴力循环假说(Cycle of Violence)的观点(Widom, 1989),童年期虐待会增加个体实施或经历侵害的风险。早期经历的直接虐待形式(例如情感虐待、身体虐待)会增加个体经历直接侵害的几率,致使相同受害模式(即经历直接侵害)不断地延续(Willis & Yates, 2023),由此也可以推测,童年期忽视作为童年期虐待的一个重要维度会增加青少年中期遭受关系侵害的可能性。另外,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儿童期虐待、忽视、体罚、暴力暴露等不良经历和个体遭受同伴侵害以及出现暴力行为紧密相关(Afifi et al., 2020; Lucas et al., 2016; Vikse et al., 2018);不同形式的童年期虐待对青少年经历同伴侵害具有预测作用(Martín - Babarro et al., 2021)。同时,经历过关系侵害的个体可能出现社交退缩、人际敏感等内化问题(Mullan et al., 2023),而这些内化问题又会进一步导致个体经历关系侵害的持续和加剧(Carthy et al., 2010; Forbes et al., 2019)。由此提出假设,童年期忽视直接预测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

1.4 自尊的纵向中介作用

自尊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对自己价值的整体性评价和体验(陈子循等,2020;张丽华等,2009;周帆,王登峰,2005)。个体的自尊水平在过去的人际互动中形成,并对将来的人际互动产生影响(张林,李元元,2009)。即个体早期和父母的人际互动影响了其自尊水平,而其日趋形成的自

尊水平又会影响到个体后期与同伴的人际互动,比如经历同伴间的关系侵害。因此,自尊在童年期忽视和经历关系侵害之间的解释作用受到研究者关注。同时,自我系统信念模型(李董平,2012)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帮助理解个体在童年期忽视、自尊和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之间可能存在的动态发展机制。该模型的核心理念有两点:一方面,自我系统信念是个体在生活经验的载体上逐渐形成的,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自我系统信念具有动力性,对个人社会适应具有“引导”作用,可能引起社会适应上的个体差异(李董平,2012)。而自尊是自我系统信念的典型指标(李董平,2012),由此可以推测童年期忽视(风险性生活经验)通过影响个体的自尊(自我系统信念),使其更容易遭受关系侵害(社会适应),即自尊在童年期忽视和经历关系侵害中起到中介作用。现有实证研究也提供了相关证据,例如,父母忽视能够负向预测青少年自尊水平(Greger et al., 2016; 陈晨, 陈光华, 2016);同时, Mullan 等人(2023)的研究表明低自尊与经历同伴侵害具有高度相关关系;Cava 等人(2010)发现,自尊在男性青少年对家庭环境的感知与经历关系侵害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而童年期忽视反映了青少年对家庭环境的主观感知。因此提出假设,自尊在童年期忽视和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之间起中介作用。

然而,以往对三个变量相互关系的研究普遍停留在横断研究层面(Afifi et al., 2020; Kim & Kim, 2019; Martín - Babarro et al., 2021),忽视了对变量间动态变化趋势的探讨;另外,以往研究更多聚焦于童年期忽视、自尊和关系侵害之间两两变量的探讨(龚钰涵等, 2024; 余思, 刘勤学, 2020),几乎没有涉及自尊作为童年期忽视和经历关系侵害的中介机制的研究,疏忽了自尊作为中介变量对个体经历关系侵害的探讨。潜在增长模型(latent growth model, LGM)是探究变量发展轨迹的重要统计方法,通常以三次及以上时间点的数据建立模型,可通过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共同展现变量的发展变化规律(Meredith & Tisak, 1990),明晰变量间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以及两项指标间的关系,有助于实现对童年期忽视、自尊和经历关系侵害的发展轨迹和相互作用的动态把握。

综上所述,本研究依据社会系统理论的溢出效应,暴力循环假说和自我系统信念模型,采用潜变量增长的方法探讨自尊在童年期忽视和青少年中期关

系侵害间的纵向中介作用,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青少年中期自尊和经历关系侵害的发展均呈线性递增趋势;

假设 2:童年期忽视可以直接预测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

假设 3:童年期忽视能通过影响自尊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间接影响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调查,选取四川省某高中一年级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三次问卷追踪,每次追踪间隔 6 个月,即从高一春季学期开始到高二春季学期结束。对数据进行初步筛选,排除规律性作答数据、极端数值等,对剩余数据进行匹配,共参与三次数据收集的被试得以保留,T1 阶段 $n = 656$,T2 阶段 $n = 632$,T3 阶段 $n = 609$,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 609 名,样本流失率为 7.16%。其中男生 266 (43.7%) 人,女生 343 (56.3%) 人,三个时间段被试平均年龄分别为 15.93、16.22、16.70。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流失被试与有效被试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 [$\chi^2(1) = 0.83, df = 1, p = 0.88$]。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在主要研究变量和人口学变量上,流失被试与有效被试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t < 0.47, p > 0.05$),说明被试不存在结构性流失。

2.2 研究工具

2.2.1 童年期忽视

采用 Bernstein 等人(2003)开发并由赵幸福等人(2005)修订的中文版儿童创伤问卷(CTQ)中的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分量表,该量表包含 10 个项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计算所有题目的总分,分数越高,童年期遭受的忽视越严重。本研究中,童年期忽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

2.2.2 关系侵害

采用多维同伴侵害量表中的关系侵害分量表测量青少年遭受的关系侵害情况,该量表由 Mynard 和 Joseph (2000)编制,广泛适用于中国青少年。量表包含 4 道题(例如“在这一学期,别的同学企图让我的朋友不喜欢我”),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从 1 到 4 分别表示“从未发生”和“经常发生”,计算题目的总分,分数越高,遭受关系侵害越严重。本研究中,关系侵害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1 (T1)、0.89 (T2)、0.89 (T3)。

2.2.3 自尊

采用 Rosenberg 在 1965 年编制的自尊量表对青少年自尊水平进行测量。量表包含 10 个题目,采用四点计分,从“很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为 1~4 分。其中 3、5、8、9、10 题为反向计分。对所有题目计算总分,分数越高,代表个体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0 (T1)、0.90 (T2)、0.90 (T3)。

2.3 研究程序与数据分析

首先使用 SPSS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其次使用 Mplus 8.3 建立自尊和关系侵害的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随后,加入 T1 童年期忽视,构建有条件的潜变量增长模型,检验童年期忽视是否会对关系侵害的变化趋势产生影响;之后,建立自尊与关系侵害的平行发展模型;最后,构建纵向中介模型,检验自尊在童年期忽视和关系侵害发展之间的纵向中介作用。

2.4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第一次数据中,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6 个,首因子解释率为 29.22%;第二次数据中,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5 个,首因子解释率为 29.15%;第三次数据中,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6 个,首因子解释率为 27.66%,均小于 40% 的临界值,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T1 童年期忽视和 T1~T3 的自尊呈显著负相关($p < 0.001$),和 T1~T3 的关系侵害呈显著正相关。除 T1 时期自尊和 T3 时期关系侵害相关不显著外,三个时期自尊与三个时期关系侵害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 < 0.001$)。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3 次测量的自尊 [$F(1, 608) = 32.57, p < 0.001$] 存在显著差异,3 次测量的关系侵害 [$F(1, 608) = 3.63, p = 0.06$] 差异边缘显著。由于性别与主要变量呈显著相关,遂将性别纳入后续模型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

3.2 关系侵害、自尊的发展轨迹

为考察三次测量中变量的变化趋势,对关系侵害和自尊分别构建无条件潜增长模型,如表 2 所示,关系侵害和自尊的模型拟合指数总体良好,且变量的斜率均值显著为正,说明在三次测量期间,关系侵害和自尊的发展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但是关系侵害和自尊各自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均无显著相关。

3.3 童年期忽视对青少年中期关系侵害发展轨迹的直接影响

为检验童年期忽视对青少年中期关系侵害变化趋势的直接影响,在控制性别的基础上,建立有条件

表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1. T1 童年期忽视	1							
2. T1 自尊	-0.37***	1						
3. T2 自尊	-0.13***	0.49***	1					
4. T3 自尊	-0.15***	0.52***	0.61***	1				
5. T1 关系侵害	0.14***	-0.17***	-0.16***	-0.14***	1			
6. T2 关系侵害	0.13**	-0.17***	-0.22***	-0.17***	0.41***	1		
7. T3 关系侵害	0.10*	-0.06	-0.17***	-0.21***	0.35***	0.41***	1	
8. 性别	0.16***	-0.20***	-0.10*	-0.09*	-0.01	0.04	0.07	1
<i>M</i>	25.31	28.16	29.40	29.32	4.89	5.07	5.07	-
<i>SD</i>	10.73	4.59	5.47	5.44	1.77	2.16	2.24	-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表 2 关系侵害、自尊潜变量增长模型拟合指数

	$\chi^2(df)$	CFI	TLI	RMSEA	SRMR	平均数		斜相关
						截距	斜率	
关系侵害	1.21 (1)	1.00	1.00	0.02	0.01	4.91***	0.10*	-0.20
自尊	13.97 (1)	0.97	0.92	0.15	0.04	28.33***	0.55***	0.15

的线性增长模型。结果如图 1 所示,该条件模型拟合良好($\chi^2/df = 0.50$, $CFI = 1.00$, $TLI = 1.02$, $RMSEA = 0.00$, $SRMR = 0.01$)。童年期忽视显著正向预测关系侵害的截距($\beta = 0.20$, $p < 0.001$),即童年期忽视能够正向预测关系侵害的初始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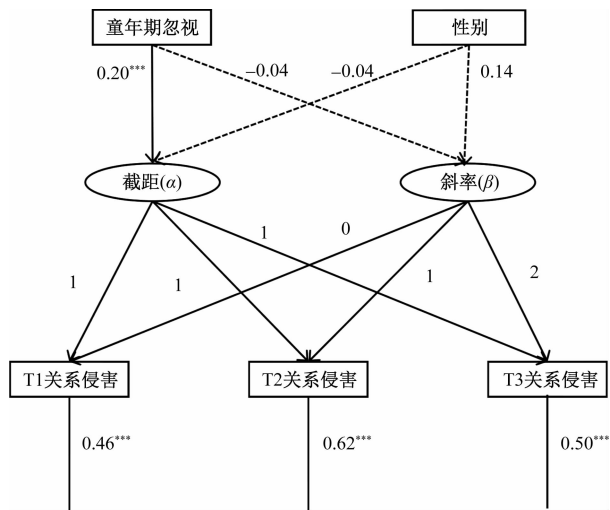


图 1 童年期忽视对关系侵害变化趋势的影响: 时间不变潜变量增长模型

(图中均为标准化路径系数,虚线表示该路径经统计检验后不显著,实线表示路径系数显著,下同)

3.4 童年期忽视对青少年中期关系侵害的影响: 自尊的纵向中介作用

3.4.1 自尊和关系侵害的平行发展模式

为检验自尊对关系侵害变化趋势的影响,在控制性别的基础上,建立自尊和关系侵害的平行发展模式。结果如图 2 所示,该模型拟合指标良好($\chi^2/df = 4.66$, $CFI = 0.95$, $TLI = 0.91$, $RMSEA = 0.08$, $SRMR = 0.05$)。自尊的截距和斜率分别显著负向预测关系侵害的截距($\beta = -0.41$, $p < 0.001$)和斜率($\beta = -0.69$, $p < 0.05$)。说明自尊初始水平越高的个体经历的关系侵害初始水平越低;自尊发展速度越快,关系侵害在后续发展中的速

度会越慢。

3.4.2 自尊在童年期忽视和关系侵害之间的纵向中介作用

为检验自尊在童年期忽视和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的中介作用是否成立,控制性别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如图 3,模型拟合指数良好($\chi^2/df = 3.15$, $CFI = 0.97$, $TLI = 0.94$, $RMSEA = 0.06$, $SRMR = 0.05$)。童年期忽视、自尊和关系侵害之间的直接路径如表 3 所示。童年期忽视负向预测自尊的截距($\beta = -0.40$, $p < 0.001$),正向预测自尊的斜率($\beta = 0.23$, $p < 0.001$)。这说明童年期忽视水平越高,自尊的初始水平越低,后续发展过程中自尊下降趋势越快。自尊的截距显著负向预测关系侵害的截距($\beta = -0.31$, $p < 0.01$),说明自尊初始水平越高的高中生关系侵害的初始水平越低。

在有条件的潜变量增长模型直接路径显著的基础上,使用重复抽样 5000 次的 Bootstrap 法进一步验证自尊截距与斜率的中介作用,各个间接路径的标准化估计值和中介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如表 4 所示。结果表明仅 1 条间接路径显著,说明童年期忽视能通过自尊间接影响关系侵害的发展,自尊的初始水平在童年期忽视和关系侵害的初始水平间起到完全纵向中介作用。

表 3 纵向中介模型的直接路径

直接路径	β	B	SE	p
童年期忽视→自尊截距	-0.40	-0.14	0.04	< 0.001
童年期忽视→自尊斜率	0.23	0.04	0.06	< 0.001
童年期忽视→关系侵害截距	0.08	0.01	0.07	0.25
童年期忽视→关系侵害斜率	0.16	0.01	0.46	0.72
自尊截距→关系侵害斜率	0.22	0.03	0.52	0.68
自尊截距→关系侵害截距	-0.31	-0.11	0.11	< 0.01
自尊斜率→关系侵害斜率	-0.51	-0.38	1.35	0.71
自尊斜率→关系侵害截距	-0.01	-0.03	0.08	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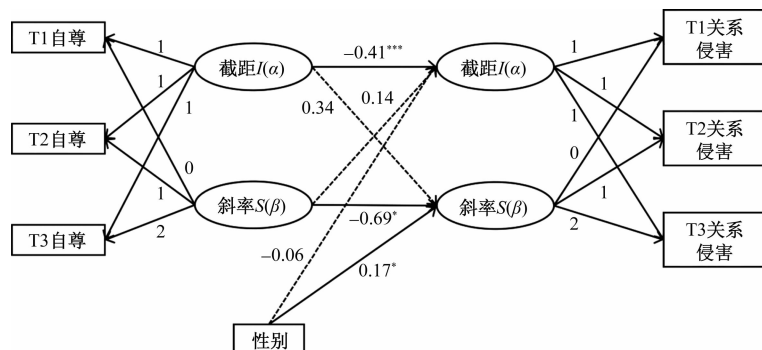


图 2 自尊与关系侵害的平行发展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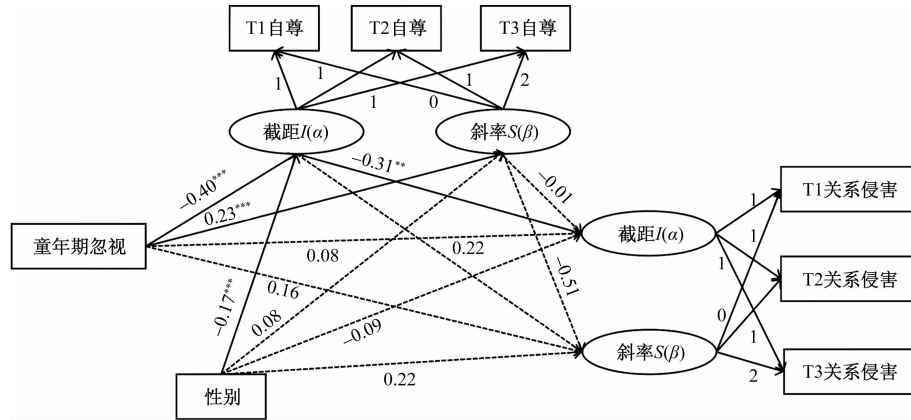


图3 自尊在童年期忽视和关系侵害之间的纵向中介模型

表4 纵向中介模型的间接路径

间接路径	间接效应	SE	95% bootsrap
童年期忽视→自尊截距→关系侵害截距	0.12	0.05	0.06 0.23
童年期忽视→自尊截距→关系侵害斜率	-0.09	0.02	-0.04 0.04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为期1年的追踪调查发现,青少年中期的关系侵害和自尊的发展呈线性递增趋势;童年期忽视正向预测关系侵害的初始水平;自尊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分别负向预测关系侵害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童年期忽视也能够通过自尊的初始水平对青少年中期关系侵害的初始水平产生间接影响。

4.1 关系侵害、自尊的发展趋势

从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的结果来看,关系侵害在3次测量中差异显著且呈上升趋势,结果与Casper等人(2017)的研究一致。可能原因是青少年中期面临升学等问题,学校采取封闭式管理,因而学校成为学生日常活动的最主要场所,同伴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强(聂瑞虹等,2017),为同伴侵害的发生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黄晓婷等,2017)。同时,随着青少年中期自主性的增加以及认知、情感和社交能力的发展,他们能够进行更加复杂的同伴互动(Casper & Card, 2017),虽然在更严格的约束和管理下,外显的身体侵害有所减少,但隐蔽性的关系侵害在青少年中期却会持续存在和发展(廖友国等,2022)。这一结果提示家庭和学校要关注青少年经历关系侵害的状况,引导青少年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给予青少年更多的支持和关怀。

此外,自尊在3次测量中差异显著且呈上升趋

势,结果支持了以往研究结论(Birkeland et al., 2012; 黄希庭等,2003; 潘颖秋,2015)。表明整体而言,处在青少年中期阶段,个体对自我整体性的评价会随着年龄的发展而逐渐成熟(李启明,李琪,2024)。就自尊的形成过程而言,其虽反映的是青少年对自我评价的积极性与接纳程度,但在发展早期,尤其是在青少年中期,青少年自我评价依赖于重要他人对自身的评价和反馈,常通过他人对自身的态度形成自我理解和定义,这就为父母等重要他人塑造青少年的自尊提供了契机(唐甜等,2024)。自尊在青少年中期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自我保护作用,因此,在这一时期,父母及教师需要给予青少年积极的正向反馈,以帮助青少年提升自尊水平。

4.2 童年期忽视对青少年中期关系侵害的直接影响

基于有条件的潜变量增长模型路径分析发现,童年期忽视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的初始水平。研究结果再次支持了社会系统理论的溢出效应(Cox & Paley, 2003; Erel & Burman, 1995),即在家庭微系统中有过童年期忽视经历的个体难以和父母或主要抚养者建立良好健康的依恋关系(Gu et al., 2020),但却习得了他们忽视与冷淡的态度与行为表现,并将其延续到同伴微系统中,这些不良的情绪和行为互动模式可能会导致个体很难和同伴建立良好和睦的人际关系(Li et al., 2021),引发同伴拒绝和冲突(Cook et al., 2010),产生严重的人际压力,从而面临更高的经历关系侵害的风险。此外,存在忽视的家庭缺乏让个体感到安全和信任的环境,当个体在较低的家庭支持氛围中成长,可能会减少对遭受欺凌的报告,并导致个体采取不恰当的方式来应对所遭受的关系侵害,从而使关系侵害长期存在(Martín-Babarro et al., 2021)。

童年期忽视对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的影响模式符合暴力循环假说的观点 (Benedini et al., 2016; Willis & Yates, 2023)。但在童年期忽视到关系侵害这一暴力循环模式中, 主要体现为间接的暴力和侵害行为。这一结果提示我们, 个体早期经历的任何形式的暴力伤害都可能延续到后期的发展中, 增加个体重复这一暴力模式的可能性。

4.3 自尊的纵向中介作用

本研究首先对自尊和关系侵害的平行发展路径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自尊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分别显著负向预测关系侵害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这意味着自尊可能是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可能的影响路径如下: 首先, 较低的自尊水平通常伴随着内化问题的出现 (Beck, 1967), 根据症状驱动模型的观点, 抑郁和焦虑等内化问题会增加个体社会退缩、恐惧、回避等特定行为, 从而释放出他们容易受到潜在攻击者伤害的信号, 导致他们更可能被选定为侵害对象 (Carthy et al., 2010; Forbes et al., 2019; 廖友国等, 2022), 因此, 自尊初始水平较低的青少年关系侵害初始水平更高。其次, 自尊具有明显的人际关系属性 (杨雪等, 2013), 自尊水平反映了个体被他人接纳的程度和人际关系的好坏 (张林, 李元元, 2009), 对于自尊水平逐渐降低的个体而言, 他们对负面评价和拒绝有着极大的恐惧, 害怕自我表露带来的消极结果, 因此不愿自我表露 (Cameron et al., 2009), 而较少的自我表露不利于他人对个体的了解、共情和支持 (Chaudoir & Fisher, 2010), 这可能加剧个体遭遇关系侵害的处境, 从而不断增加经历关系侵害的风险, 因此, 自尊的发展速度负向预测青少年中期关系侵害的发展速度。

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自尊在童年期忽视与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之间的纵向中介作用及动态特性, 在直接路径显著的基础上, 使用 Bootstrap 法对纵向中介模型的间接路径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 仅 1 条间接路径显著, 即自尊的初始水平在童年期忽视对关系侵害初始水平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这一研究结果说明童年期忽视能够降低青少年中期个体的自尊水平, 从而使其更易遭受关系侵害。基于自我系统信念模型对这一中介机制的解释如下:

首先, 当处于父母忽视的不利环境中, 个体可能会强化负性自我概念, 导致其认为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坏孩子 (Ju & Lee, 2010), 同时, 其认知过程和

应对能力都会发生相应变化, 爱和归属需求的剥夺使他们产生挫败或羞耻感, 怀疑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从而降低自尊水平 (Gilbert & Allan, 1998; 龚钰涵等, 2024)。而低自尊会降低个体与社会的连接, 减少了社会规范的一致性, 导致更多不良行为的出现 (聂瑞虹等, 2017), 最终使得青少年中期个体更易被选为关系侵害的对象。

其次, 童年期忽视的经历促使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对主要抚养者形成了不良依恋关系, 使个体对自我价值抱有消极态度, 降低了自尊水平 (Mikulincer et al., 2003), 从而增加了社交退缩的风险, 使他们更不愿表露自己正在经受的关系侵害, 减少了外在支持和帮助, 进一步强化了遭受关系侵害的风险。

最后, 童年期忽视的痛苦经历导致个体形成自己不值得被爱的消极认知, 降低了自尊水平, 而这种消极自我认知被他们延续到同伴系统中以寻求验证, 反而影响了周围人对待他的方式, 出现唤起效应 (Evocative Effects), 进而促成了关系侵害的发生 (Sugimura et al., 2017)。

除此之外, 还值得注意的是童年期忽视正向预测青少年中期自尊的发展速度这一结果。这意味着经历童年期忽视的个体在青少年中期自尊下降的速度更快。可能原因是长期遭受忽视的青少年, 他们缺少父母的照顾和支持, 容易出现“我在家庭里就是多余的人”的错误认识, 有损其自我价值的发展, 降低了自尊水平 (龚钰涵等, 2024)。而自尊水平一旦降低, 个体相对容易沉浸在压力事件之中, 出现消极的自我认识 (Abramson et al., 1989), 导致自尊水平持续性下降。然而, 自尊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在童年期忽视预测关系侵害的发展速度间中介作用不显著, 可能原因是关系侵害的发展同时受到和自尊有关的内化问题的影响 (陈亦欣等, 2024), 而内化问题则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自尊初始水平及其发展在童年期忽视与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之间的中介作用并不稳定。

综上所述, 本文在一个整合、动态和发展的框架下, 探究童年期忽视作为风险性生活经验对个体的发展产生的长效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风险性因素直接预测个体的近端人际压力, 还会通过破坏个体的自我系统信念来间接预测近端人际压力。以上模式进一步支持了社会系统理论的溢出效应 (Cox & Paley, 2003; Erel & Burman, 1995) 和暴力循环假说 (Widom, 1989), 揭示了家庭和同伴两个微系统作为个体的成长背景随着时间的延续发生的相

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同时也反映了生态学风险因素(童年期虐待)影响个体的自我信念(自尊),从而出现适应性的结果(关系侵害),加深了对自我系统信念模型的理解。

4.4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依据社会系统理论的溢出效应(Cox & Paley, 2003; Erel & Burman, 1995),暴力循环假说(Widom, 1989)和自我系统信念模型(李董平, 2012),采用三次纵向数据,构建潜变量增长模型,较为清晰地描绘出童年期忽视作为风险性因素通过自尊影响青少年中期关系侵害的动态机制,揭示了早期负性生活环境如何通过个人系统信念对近端人际压力产生适应性影响,诠释了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拓展了已有研究对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的基础认知。研究结果也提示我们关注早期忽视经历对个体发展带来的长期不良影响,同时要引导青少年塑造对自我的正确认知,提升其自尊水平,并引导青少年建立同伴间的良好人际关系,积极找寻支持力量,避免在某阶段不良人际互动中所形成的低自尊影响后续的人际交往,形成恶性循环。

但本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所有被试均来自同一个学校,样本代表性方面存在不足,未来可考虑扩大研究对象范围以增强样本的代表性;二是所有被试未能完全涵盖整个青少年中期阶段,未来可扩大被试的年龄范围,以增强结论的推广性和适用性;三是本研究的被试均采用自评问卷进行作答,可能存在方法偏差(Ji, 2023),未来可结合他评与自评的方式来避免这一问题。

5 结论

(1) 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和自尊的发展均呈稳步上升趋势。

(2) 童年期忽视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的起始水平。

(3) 青少年中期自尊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分别负向预测经历关系侵害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

(4) 自尊的初始水平在童年期忽视对青少年中期经历关系侵害之间起完全纵向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Abramson, L. Y., Metalsky, G. I., & Alloy, L. B. (1989).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A theory-based subtype of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6(2), 358-372.

- Afifi, T. O., Taillieu, T., Salmon, S., Davila, I. G., Stewart-Tufescu, A., Fortier, J., ... MacMillan, H. L. (2020).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 peer victimization, and substance use among adolescents. *Child Abuse & Neglect*, 106(C), Article e104504.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20.104504>
- Beck, A. T. (1967). *Depression: Clinical,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aspects* (pp. 58-62).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Benedini, K. M., Fagan, A. A., & Gibson, C. L. (2016). The cycle of victim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adolescent peer victimization. *Child Abuse & Neglect*, 59, 111-121.
- Bernstein, D. P., Stein, J. A., Newcomb, M. D., Walker, E., Pogge, D., Ahluvalia, T., ... Zule, W. (2003).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brief screening version of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hild Abuse & Neglect*, 27(2), 169-190.
- Birkeland, M. S., Melkevik, O., Holsen, I., & Wold, B. (2012). Trajectories of global self-esteem development during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5(1), 43-54.
- Bradshaw, C. P., Sawyer, A. L., & O'Brennan, L. M. (2007). Bullying and peer victimization at school: Perceptual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s and school staff.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36(3), 361-382.
- Cameron, J. J., Holmes, J. G., & Vorauer, J. D. (2009). When self-disclosure goes awry: Negative consequence of revealing personal failures for lower self-esteem individual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1), 217-222.
- Carthy, T., Horesh, N., Apter, A., Edge, M. D., & Gross, J. J. (2010). Emotional reactivity and cognitive regulation in anxious childre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8(5), 384-393.
- Casper, D. M., & Card, N. A. (2017). Overt and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ir overlap and associations with social-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88(2), 466-483.
- Cava, M. J., Musitu, G., Buelga, S., & Murgui, S. (2010). The Relationships of Family and Classroom Environments with Peer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ir Gender Differences. *The Span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1), 156-165.
- Chaudoir, S. R., & Fisher, J. D. (2010). The disclosure processes model: Understanding disclosure decision making and post-disclosure outcomes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a concealable stigmatized ident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6(2), 236-256.
- Craig, W., Harel-Fisch, Y., Fogel-Grinvald, H., Dostaler, S., Hetland, J., Simons-Morton, B., ... William, P. (2009). A cross-national profile of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40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54(S2), 216-224.
- Crick, N. R., & Bigbee, M. A. (1998). Relational and overt forms of peer victimization: A multi-informant approach.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6(2), 337-347.
- Crick, N. R., Casas, J. F., & Ku, H. C. (1999). Relational and physical forms of peer victimization in preschoo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5(2), 231-236.

- chology*, 35(2), 376–385.
- Cook, C. R., Williams, K. R., Guerra, N. G., Kim, T. E., & Sadek, S. (2010). Predictors of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5(2), 65–83.
- Cox, M. J., & Paley, B. (2003). Understanding families as system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5), 193–196.
- Deb, S., Strodl, E., & Sun, H. (2015). Academic stress, parental pressure, anxiety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Indian high schoo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 5(1), 26–34.
- Erel, O., & Burman, B. (1995). Inter relatedness of marital relation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8(1), 108–132.
- Forbes, M. K., Fitzpatrick, S., Magson, N. R., & Rapee, R. M. (2019). Depression, anxiety, and peer victimization: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associated outcomes transitioning 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8(4), 692–702.
- Galen, B. R., & Underwood, M. K. (1997). A developmental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aggression among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3(4), 589–600.
- Gamache, J., Clinchard, C., Egan, M., Steinberg, L., Casas, B., & Kim-Spoon, J. (2023).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social risk taking in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52(9), 1902–1918.
- Gilbert, P., & Allan, S. (1998). The role of defeat and entrapment (arrested flight) in depression: An exploration of an evolutionary view.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8(3), 585–598.
- Greger, H. K., Myhre, A. K., Lydersen, S., & Jozefiak, T. (2016). Child maltreat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A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residential care.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utcomes*, 14(1), Article e74. <https://doi.org/10.1186/s12955-016-0479-6>
- Gu, H., Ma, P., & Xia, T. (2020). Childhood emotional abuse and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The mediating role of identity confusion and moderating role of rumination. *Child Abuse & Neglect*, 106, Article e104474.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20.104474>
- Hong, J. S., Espelage, D. L., Grogan-Kaylor, A., & Allen-Meares, P. (2012). Identifying potential mediators and moderator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ild maltreatment and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 in school.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4(2), 167–186.
- Ji, L. K. (2023). Childhood emotional abuse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 sample: A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dual role model of rumination and resilience. *Child Abuse & Neglect*, 149, Article e106607.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23.106607>
- Jin, G., & Wang, Y. (2019). The influence of gratitude on learning engagement among adolescents: The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teachers' emotional support and students'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77(1), 21–31.
- Ju, S., & Lee, Y. (2010). Experience of family maltreatment by Korean children in Korean National Protective Services. *Child Abuse & Neglect*, 34(1), 18–27.
- Kaufman, T. M. L., Kretschmer, T., Huitsing, G., & Veenstra, R. (2020). Caught in a vicious cycle? Explaining bidirectional spill over betwe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peer victim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32(1), 11–20.
- Kim, J., & Kim, E. (2019). Bullied by siblings and peers: The role of rejecting/neglecting parenting and friendship quality among Korean childre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4(11), 2203–2226.
- Li, Q., Guo, L., Zhang, S., Wang, W., Li, W., Chen, X., & McIntyre, R. S.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emotional abus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he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88, 129–135.
- Li, T., Huang, Y. H., Jiang, M. R., Ma, S. T., & Ma, Y. K. (2023).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relational agg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A moderated chain mediation mode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Article e1082516.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2.1082516>
- Lucas, S., Jernbro, C., Tindberg, Y., & Janson, S. (2016). Bully, bullied and abused. Associations between violence at home and bullying in childhood.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44(1), 27–35.
- Martín-Babarro, J., Toldos, M. P., Paredes-Becerra, L., Abregu-Crespo, R., Fernández-Sánchez, J., & Díaz-Caneja, C. M. (2021). Associati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child maltreatment with peer victimization in Mexica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Article e662121.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1.662121>
- Meredith, W., & Tisak, J. (1990). Latent curve analysis. *Psychometrika*, 55(1), 107–122.
- Mikulincer, M., Shaver, P. R., & Pereg, D. (2003). Attachment theory and affect regulation: The dynamics, development, and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attachment-related strategie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7(2), 77–102.
- Mullan, V. M. R., Golm, D., Juhl, J., Sajid, S., & Brandt, V. (202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self-esteem, and internalizing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LoS ONE*, 18(3), Article e0282224.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82224>
- Mynard, H., & Joseph, S. (2000).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peer-victimization scale. *Aggressive Behavior*, 26(2), 169–178.
- Novilla, M. L. B., Barnes, M. D., De La Cruz, N. G., Williams, P. N., & Rogers, J. (2006).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s on the family: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promoting health in the family and community. *Family and Community Health*, 29(1), 28–42.
- Robins, R. W., & Trzesniewski, K. H. (2005). Self-esteem development across the lifespa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3), 158–162.
- Rosenberg, M.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p. 16–3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oltenborgh, M.,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Alink, L. R. A.,

- & Van IJzendoorn, M. H. (2015). The prevalence of child maltreatment across the globe: Review of a series of meta - analyses. *Child Abuse Review*, 24(1), 37 - 50.
- Sugimura, N., Berry, D., Troop - Gordon, W., & Rudolph, K. D. (2017). Early social behaviors and the trajectory of peer victimization across the school yea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3(8), 1447 - 1461.
- Vikse - Nicholson, J., Chen, Y. F., & Huang, C. - C. (2018). Children's exposure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peer bullying victimization.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91, 439 - 446.
- Widom, C. S. (1989). Child abuse, neglect, and adult behavior: Research design and findings on criminality, violence, and child abus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9(3), 355 - 367.
- Willis, L., & Yates, T. (2023). Childhood emotional abuse, caregiver attachments, self - worth; Mechanisms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 *Undergraduate Research Journal*, 17(1), 115 - 124.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9). *Report of the consultation on child abuse prevention*. Geneva, Switzerl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trieved March 29 - 31, 1999, from <https://iris.who.int/handle/10665/65900>
- Wu, L. L., Zhang, D. J., Su, Z. Q., & Hu, T. Q. (2015). Peer victimization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linical Pediatrics*, 54(10), 941 - 955.
- Xie, H. L., Swift, D. J., Cairns, B. D., & Cairns, R. B. (2002). Aggressive behaviors i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developmental adaptation;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Social Development*, 11(2), 205 - 224.
- 陈晨, 陈光华. (2016). 心理虐待与忽视经历对高中生攻击性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23(10), 78 - 84.
- 陈亦欣, 王智, 邵景进, 莫婷. (2024). 青少年中期内化问题与同伴侵害的关系:自尊的纵向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2(5), 1030 - 1035.
- 陈子循, 王晖, 冯映雪, 刘霞. (2020). 同伴侵害对留守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尊和社会支持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5), 605 - 614.
- 黄晓婷, 吴方文, 宋映泉. (2017). 农村寄宿制学校同伴侵害对内化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35(1), 93 - 124.
- 黄希庭, 凤四海, 王卫红. (2003). 青少年学生自我价值感全国常模的制定. *心理科学*, 26(2), 194 - 197.
- 龚钰涵, 叶莹莹, 周宵. (2024). 青少年虐待与忽视对抑郁的影响:自尊和自我表露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40(6), 886 - 893.
- 焦富勇. (2004). *防止虐待忽视儿童的医学处理*. 陕西: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 李董平. (2012). *多重生态学风险因素与青少年社会适应:风险建模与作用机制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
- 李启明, 李琪. (2024). 家庭氛围、自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三年追踪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40(1), 77 - 85.
- 李永占. (2018). 父母教养方式对高中生学习投入的影响:一个链式中介效应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5), 576 - 585.
- 廖友国, 陈建文, 张妍, 彭聪. (2022). 儿童青少年同伴侵害与内化问题的双向关系:纵向研究的元分析. *心理学报*, 54(7), 828 - 849.
- 雷玉菊, 王琳, 周宗奎, 朱晓伟, 窦刚. (2019). 社会排斥对关系攻击的影响:自尊及内隐人格观的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7(3), 501 - 505.
- 聂瑞虹, 周楠, 张宇驰, 方晓义. (2017). 人际关系与高中生内外化问题的关系:自尊的中介及性别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6), 708 - 718.
- 潘颖秋. (2015). 初中青少年自尊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的追踪分析. *心理学报*, 47(6), 787 - 796.
- 唐甜, 王雨, 巩芳颖, 石可, 李喜, 刘伟, 陈宁. (2024). 家庭教养方式与中国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关系:系列元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32(8), 1302 - 1314.
- 陶芳标. (2014). *儿童少年卫生学* (8版, pp. 72 - 73).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杨雪, 王艳辉, 李董平, 赵力燕, 鲍振宙, 周宗奎. (2013). 校园氛围与青少年的自杀意念/企图:自尊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9(5), 541 - 551.
- 余思, 刘勤学. (2020). 父母忽视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自尊和希望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3), 350 - 358.
- 赵幸福, 张亚林, 李龙飞, 周云飞, 李鹤展, 杨世昌. (2005). 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中国临床康复*, 9(20), 105 - 107.
- 张丽华, 张索玲, 侯文婷. (2009). 青少年自尊发展特点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2(2), 56 - 58.
- 张林. (2004). *青少年自尊结构、发展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
- 张林, 李元元. (2009). 自尊社会计量器理论的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17(4), 852 - 856.
- 张文新, 陈亮, 纪林芹, 张玲玲, 陈光辉, 王姝琼. (2009). 童年中期身体侵害、关系侵害与儿童的情绪适应. *心理学报*, 41(5), 433 - 443.
- 周帆, 王登峰. (2005). 人格特质与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的关系. *心理学报*, 37(1), 100 - 105.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Negl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d-adolescent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The Longitudinal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WANG Manlu^{1, 2} WANG Zhi^{1, 2} SHAO Jingjin^{1, 2}

(1.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2.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In this study, 609 students were followed for three times in a year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and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neglect, self-esteem and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of mid-adolesc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Both self-esteem and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in the mid-adolescence showed linear growth trends; (2) The initial level and developmental rate of self-esteem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 initial level and developmental rate of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respectively; (3)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 suggested that childhood neglect directly affected the initial level of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and the initial level of self-esteem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hildhood neglect and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at baseline.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mechanisms about how childhood neglect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self-esteem and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in mid-adolescence, enriching the research of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Key words: childhood neglect;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self-esteem; mid-adolescence